



同呼吸
共命運
心連心

遮蔽的圖伯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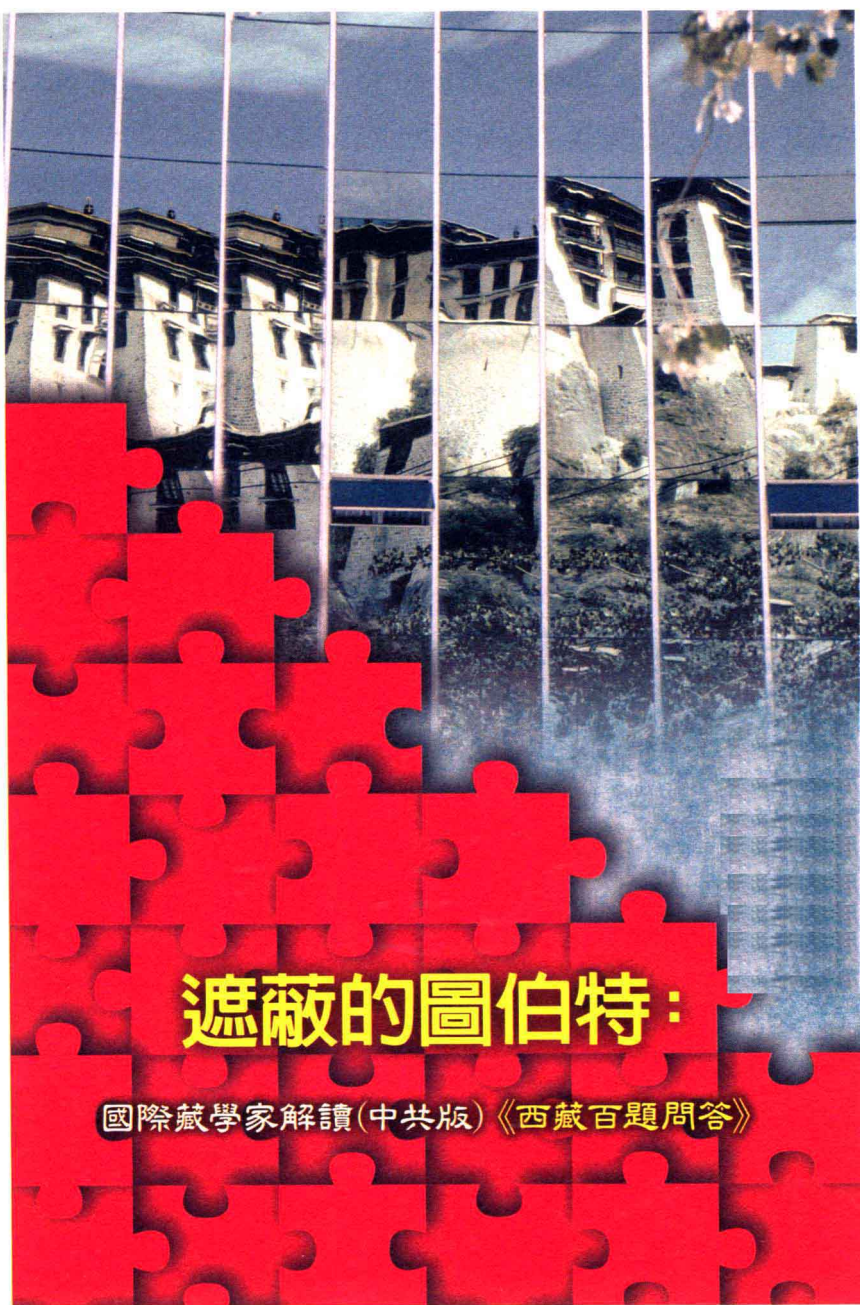
國際藏學家解讀(中共版)《西藏百題問答》

Authenticating *TIBET*

Answers to China's 100 Questions.

巴黎高等社科院圖伯特研究所教授 Anne-Marie Blondeau & Katia Buffetrille 等 編著 謝惟敏 譯





遮蔽的圖伯特：

國際藏學家解讀(中共版)《西藏百題問答》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遮蔽的圖伯特：國際藏學家解讀（中共版）《西藏百題問答》安瑪莉·布隆鐸、卡提亞·畢菲特里耶等編著；謝惟敏譯--初版--臺北市：前衛，2011.06
608面；17×23公分
ISBN 978-957-801-664-4（平裝）

1. 西藏問題 2. 問題集
676.6022

100007658

遮蔽的圖伯特：

國際藏學家解讀（中共版）《西藏百題問答》

編著者 安瑪莉·布隆鐸 & 卡提亞·畢菲特里耶等
譯者 謝惟敏
責任編輯 陳淑燕
美術編輯 Nico
出版者 前衛出版社

10468台北市中山區農安街153號4樓之3
Tel：02-2586-5708 Fax：02-2586-3758
郵撥帳號：05625551
e-mail：a4791@ms15.hinet.net
<http://www.avanguard.com.tw>

出版總監 林文欽
法律顧問 南國春秋法律事務所林峰正律師
出版日期 2011年6月初版一刷

總經銷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舊宗路二段121巷28.32號4樓
Tel：02-2795-3656 Fax：02-2795-4100

定價 新台幣700元

Le Tibet est-il chinois? Réponses à cent questions chinoises

Edited by Anne-Marie Blondeau and Katia Buffetrille

Copyright © Editions Albin Michel - Paris 2002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Avanguard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78-957-801-664-4

- * 「前衛本土網」<http://www.avanguard.com.tw>
- * 加入前衛出版社臉書facebook粉絲團，搜尋關鍵字「前衛出版社」，按下“讚”即完成。
- * 一起到「前衛出版社部落格」<http://avanguardbook.pixnet.net/blog>互通有無，掌握前衛最新消息。

◎ 更多書籍、活動資訊請上網輸入關鍵字“前衛出版”或“草根出版”。

The editors are deeply grateful to Weimin Rose who did much, much more than simply translate the text. She not only put tremendous effort into ensuring that translated text would be as accurate as possible, and as clear a reflection of the original text as one could wish for--often spending days exploring complex issues of Tibetan civilization--but she worked tirelessly to see this book through to publication, ultimately finding the right publisher for this project. We would also like to express our gratitude to Jean Lassale, who gave us access to his impressive collection of Tibetan artifacts and allowed us to include images of some of them in this book. Finally, we are indebted to TibetInfoNet and its director, Thierry Dodin, for assistance and for help with the illustrations in this volume.



本書中文版能夠順利出版，要特別感謝譯者謝惟敏女士，她不只力求理解圖伯特文明的複雜觀念，以正確地表達作者的原意，還促成這本書在台灣順利出版。另外，我們還要感謝揚·蘭薩爾先生 (Jean Lassale)，他不僅慷慨地展示他私人所珍藏的圖伯特文物，還允許我們在本書中使用一些相關的照片。最後，我們感謝圖伯特資訊網以及其主任提耶里·多登，他不但提供許多協助，也幫忙本書的插圖工作。

前言

◆唐納德·洛佩茲 (Donald Lopez)¹

圖伯特 (Tibet，譯按：中文習稱的西藏) 一直都是中國的一部分嗎？

一九五九年以前，博巴 (Tibetans，譯按：一般習稱為藏族、西藏人) 絕大多數都是農奴，且生活在封建領主的統治下嗎？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七九年之間，有一百萬以上博巴被中國人殺死嗎？

中國侵略圖伯特的主要動機，是取得圖伯特的礦產資源嗎？

以上這些說法都是假的，然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與達賴喇嘛的支持者之間，過去五十年的言詞爭論中，卻不斷被重複提出。雖然偶爾某方會朝著對方擺出和解的姿態，卻總未得到對方的回應，因此控訴與反控訴不斷來回往返，數十年未歇。

自從人民解放軍在一九五〇年進入圖伯特以來，「圖伯特問題」(Tibet question，譯按：即中國所稱的「西藏問題」) 攫取了全世界的注意，引發熱烈的討論，特別是在一九五九年，年輕的達賴喇嘛逃出圖伯特，展開流亡生活以來。對大部分的中國人而言，圖伯特一直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一九五〇年代的事件代表了和平解放：即使圖伯特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曾短期受到西方列強殖民勢力的外來干擾(特別是英國)而自稱獨立，卻終於還是回到祖國的懷抱。

1 唐納德·洛佩茲是美國密希根大學佛學與藏學研究所的傑出教授(Arthur E. Link Distinguished Professor，譯按：其意義類同於台灣高等學府的「講座教授」，享有極高學術成就的學者才能獲選)。他著作等身，近年並與卡提亞·畢菲特里耶共同合作翻譯了，西方佛教研究開山祖師的畢爾奴夫(Eugène Burnouf, 1801-1852)之《印度佛教史導論》(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 Chicago-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608 pages.)一書。

從中國人的觀點來看，圖伯特是落後未開化的地方，人民在喇嘛與貴族的殘酷統治之下受苦，然而自從圖伯特政府被推翻以後，博巴一直都盡情地享受中國千辛萬苦創造出來的現代化奇跡。這種對圖伯特的看法，不只限於中國共產黨黨員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也是全世界的華人，以及台灣的中國人的看法。

但另外一種完全相反的看法則在中國境外廣為流傳：一九五〇年代進入圖伯特領土的中國軍隊，乃是對一個主權國家的入侵，而該主權國家在語言、歷史、文化、宗教上皆迥異於中國；一九五一年圖伯特代表團在北京，於脅迫下勉強簽了協議書，圖伯特從此被中國所併吞；其後，成千上萬圖伯特人民反抗中國占領的起義受到殘暴的鎮壓；另外，自從圖伯特成為中國的殖民地以來，圖伯特文化，特別是宗教，被有系統地破壞，而數十萬博巴在該過程之中喪失了性命。在更極端的敘述中，傳統圖伯特被描寫成和平安逸的國度，由慈祥的佛教上師所管理，其人民幾乎不食人間煙火，是一個不受可怖的現代塵俗污染的地方，一直到狂熱的共產黨以武力將之壓垮為止，他們消滅了所有古典與精神性的事務，以現代化與唯物主義取而代之。

這兩種對於圖伯特過去五十年所發生的事件之敘述，著實矛盾，不可能同時為真。然而兩方多年來堅持己見，各自創造出一套說詞。中國的論點以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的中央政府為後盾，全力向全世界廣播宣傳；另一方的宣傳則較為零星不一，並且沒有國家機器的幫忙。達賴喇嘛、他在印度的流亡政府，以及全世界的支持者，提出了反駁中國的說法，也提出支持圖伯特獨立（或至少自治）之理想的主張。

雖然雙方勢力明顯懸殊，且中國對這個曾經稱之為圖伯特的地方，已行使著無庸置疑的軍事與政治控制，但中國亦從未停止他們的宣傳。圖伯特始終是中國公關上的燙手山芋。文化大革命

的恐怖雖早已被定調為過世領袖躁進求成所致，然而圖伯特問題依然如故，並未因中國改弦更張而煙消雲散。

中國用來對付達賴喇嘛與他的支持者的眾多宣傳武器之中，有一本稱作《西藏百題問答》的小冊子，在一九八九年以英文出版。之後，這本小冊子被翻譯成好幾種語言，並且不斷修訂重印，現在在網路上也可以看到。在圖伯特開始吸引大批歐美觀光客前來之際，這本小冊子的問世乃是為了向歐美的讀者說明中國的看法，並且反擊（中國所認為）達賴喇嘛與其支持者所呈現的錯誤資訊。雖然這本小冊子流傳廣泛，但對於圖伯特獨立運動沒有什麼影響，大體上，支持圖伯特重獲自由的眾人只把它看成耳熟能詳的中國謊言的另一版本而已。

兩位法國學者卻決定要認真看待這本小書。安瑪莉·布隆鐸（Anne-Marie Blondeau）與卡提亞·畢菲特里耶（Katia Buffetrille），是聲譽卓著的巴黎高等社科院藏學研究所的頂尖學者，她們集合了一群來自法國、瑞士、德國、挪威、英格蘭、加拿大與美國的傑出專家，研究領域涵蓋了圖伯特歷史、語言、宗教、經濟、政治與社會等範疇，並根據每一位學者的專業領域，將中國的問題加以分配，請他們寫下清楚、精要、確切符合歷史的答案。這個計畫的成果，就是一本名為 *Le Tibet est-il chinois?*（《圖伯特是中國的嗎？》）的書，並於二〇〇二年由法國的大出版社阿爾班·密歇爾（Albin Michel）在巴黎出版。然而目前讀者所看到的這本書，並不只是該本重要法文著作的翻譯而已，兩位編者決定再度重新徵詢原來的學者群，請他們就圖伯特境內、圖伯特流亡社群最近發生的事件，再修訂與更新他們的回答。

這本書的形式是很單純的。首先列出的是中國的原始問題，接著是《西藏百題問答》的摘要，最後由十五位學者的其中一位來提供完整詳細的答案。這本書亦努力避免圖伯特問題通常都會

挾帶的強烈主觀之見，幾乎每一個問題的新答案，都與中國所提供的回答不同。但本書也絕非完全認可「自由圖伯特」運動的主張，對於圖伯特豐富的歷史，以及圖伯特現狀的高度緊張性，本書以清楚、直接的文體，提供了平衡、正確的詳述。而兩位編輯，除了自己也回答一些問題外，還提供地圖、解釋名詞，以及歷史大事記。

然而，若是主張這本書完全中立，那是不誠實的做法，至少本書寫作的動機並非完全中立。如果中國的小冊子對於問題的回答真有歷史性證據支持，那麼這本書就沒有寫作的必要了。然而，在這裏針對中國問題提供回答的學者們，也不是附會達賴喇嘛流亡政府的主張。實際上，他們往往對圖伯特流亡政府的觀點感到生氣。

《西藏百題問答》是宣傳之作，充滿了中國的說詞，頌揚著「多民族的祖國」，譴責圖伯特獨立的支持者為「分裂主義分子」，也就是想要把圖伯特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人。做為宣傳作品，它的目的乃是彰顯某種特定的立場，所提出來的問題也經過精心設計，以呈現中國的觀點；而針對那些問題的回答，也只選擇性地提供資訊，好讓中國的主張以最完美的面目呈現。雖然，這一百個問題及中國官方的回答，涵蓋的範圍非常廣，但它們卻一再地回歸到三個主題之上：(1) 圖伯特目前是，而且自古以來一直都是中國的一部分；(2) 自從圖伯特「和平解放」以來，博巴的生活已經大大地改善了；(3) 博巴享有宗教自由。除此之外，還呈現另一個基調：圖伯特在「解放」後所經歷的痛苦與艱難，都是因為文化大革命的左傾路線太過激越所造成的，受苦受難的不止圖伯特，中國的其他地方也都遭殃。

比較之下，這本書是學術之作。因此，本書的目的乃是從各種資源中收集資訊，並且對該資訊加以評估，使得讀者能夠得出



2001年拉薩：三個偉大的領袖(毛澤東、鄧小平與江澤民)許諾光明的未來。(攝影：卡提亞·華菲特里耶)

自己的結論。

宣傳與學術作品之間的一個區別，是宣傳總是充滿自信，對自己的說法毫不懷疑；它的目的是以最強烈的方式，呈現某種特定的看法。學術作品則必須承認、處理曖昧不明的地方，常常在回答問題的時候又提出更多的問題。宣傳簡化了看起來複雜的事情，學術作品則把原來單純的事情予以複雜化。因此，學術作品往往不能提供「真或假」的單一回答。例如，對於中國所宣稱的，一九五〇年代以前絕大多數圖伯特人民都是「農奴」的正確性，本書的學者提供了詳細的討論，針對傳統圖伯特社會中，農民與土地、農民與地主的關係，做了詳細的檢驗，答案不是簡單的「是」或「否」。本書也檢驗了圖伯特獨立的支持者所提出的主張。例如，他們常說，一九六五年中國政府建立西藏自治區時，事實上縮減了圖伯特三分之二的領土。這個說法的正確性，端賴「圖伯特」一詞的定義。如果「圖伯特」是指說博蓋方言、

信仰藏傳佛教的人所居住的地區，也是學者所指稱的「民族圖伯特」與「文化圖伯特」，那麼這個說法就是正確的，這個畛域包括康區 (Kham) 與安多 (Amdo) 的絕大多數地區，現在都被歸入中國的四川、青海、甘肅、雲南等省分。然而，如果「圖伯特」是意謂達賴喇嘛的拉薩政府曾直接管轄的地方，亦即學者所稱的「政治圖伯特」，那麼西藏自治區的範圍大體上符合其定義。

對於宣傳的分析解讀，不只在於評價宣傳裡頭說了什麼，還要指出沒有說出來的是什麼。這就是本書各個篇章的主要焦點。《西藏百題問答》的中國作者們有些事情刻意不講出來，因為這些事情的目的在於偷天換日、掩人耳目。例如，不熟悉中共詞彙的讀者也許會認為，因為傳統圖伯特的中部區域被稱之為「西藏自治區」，所以這個地區已經享有或者應該享有某種程度的自治。然而，在中國，「自治區」被定義為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所以中國共產黨必須根據地方「特性」而彈性運用其政策，與西方定義下的「地方自治」毫無關係。

本書還提供瞭解前現代圖伯特的重要資訊，這是中國或其反對者都很少提到的。例如，佛教寺院被大規模破壞、佛經遭棄毀、繪畫遭摧殘、佛像被砸爛、建築工藝被斲喪等等，往往被歎惋為一種滅佛的舉動，是佛教徒的重大損失，然而鮮為人知的是，過去林立於圖伯特各城鄉小村的數千座佛寺，在傳統圖伯特經濟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些寺院，是地方經濟的主要金融中心，提供信貸給農民、牧人、商人。根據統計，往昔圖伯特最大的寺院，拉薩郊區的哲蚌寺，一九五九年時尚未收回的貸款總額等於美金五百萬元（大約是公元二〇〇六年時的美金三千四百萬元），另外還有十三萬公噸的青稞（譯按：即實物借貸）。中共關閉佛寺（甚至在許多地方是以武力摧毀殆盡），並讓寺院的僧伽還俗的政策，對於圖伯特的經濟具有毀滅性的效果，造成整個圖伯特數十年都處於羅掘

俱窮的悲慘狀況。正如本書所揭示的，中國宣稱他們的統治改善了圖伯特的生活水準，這點只對少數城市裏的少數博巴為真。對於住在廣大鄉間的絕大多數博巴而言，在中國統治底下，其生活水準是否改善，並不明確。

以上只是本書所探討議題的幾個例子，除此之外，還有對圖伯特文化、宗教、教育、醫藥與經濟的詳細討論，這些討論所涵蓋的時期，不只限於中國統治之前，還包括中國過去半世紀統治下的發展。過去數十年，中國的政策擺盪在嚴峻的意識形態與相對自由化之間，也對博巴及其文化造成立竿見影的效果。

今日，在人民解放軍進入圖伯特領土的六十年以後，圖伯特與博巴的命運（不論是在圖伯特境內或是在印度流亡者），仍然是讓人激動、傷感的議題，不只影響到政治與文化，也攸關許多人的的人生與寶貴的生命。在本書裏所呈現的圖伯特形象，並不是大筆揮就的形象，不是一言蔽之為「玫瑰色」、「黑暗」的圖畫，它的目的，乃是像照相一樣，精確地紀錄圖伯特的一點一滴。然而就像所有的照片一樣，它也容許觀賞者做出自己的判斷與詮釋。大部分讀者將會同意，本書所提供的全景，沒有讓人感到樂觀的理由。然而，如果不能深入瞭解圖伯特的過去與現在——這是本書所能提供的——怎麼向未來前進，將是無比蹣跚困難的。

英文版前言

◆卡提亞·畢菲特里耶

中共「和平解放」圖伯特，一九五九年導致拉薩起義、達賴喇嘛流亡印度之後，有關圖伯特各種議題的辯論就一直延續著。支持圖伯特或中國的兩方人士，舉出了完全相反的論點，永不休止地提出論證，想證明他們的看法正確，卻未能說服對方。

一九八九年，一本稱之為《西藏百題問答》的小冊子，由「北京周報出版社」推出英文版，並透過中國大使館散發到全世界²。印在低等的紙張，搭配劣質的黑白照片，這本小冊子的作者，自稱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的藏史學者和中央有關部門官員」，並表明這本小冊子的目的：「對關心西藏和願意瞭解西藏真相的人們，能夠有所助益。」

這本宣傳小冊分成九章，以「歷史事實」開宗明義——也是中國與圖伯特支持者主要的爭論焦點——緊跟著「人權問題」、「對達賴喇嘛的政策」、「人口問題」、「宗教信仰」、「自治權利」、「文化教育」、「經濟發展」、「人民生活」以及「關於拉薩騷亂」。然而，對圖伯特與博巴影響極深極大的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小冊子裏幾乎毫無著墨。

為了瞭解圖伯特在中國統治下所面臨各種現實處境的來龍去脈，似乎有必要解讀中國政府所謂「治藏政策」——不論是對境內的博巴，或是對境外的流亡者——之中最瑣瑣顯要的議題。如果我們能夠以學術的方法來解讀中國的問題，並集結成書，還有

2 經緯編，《西藏百題問答》，北京周報出版社，一九八九年英文版。法國版早年於一九八八年就出版了。

什麼比這個機會更好？

因此，安瑪莉·布隆鐸的提案，在術業各有專攻的西方藏學家幫助之下，我們在二〇〇二年出版了 *Le Tibet est-il chinois? Réponse à cent questions chinoises* (《圖伯特是中國的嗎？回答中國的一百個問題》)。以普通的讀者為對象，這本書針對小冊子裏提出的問題，忠實地摘要中國的觀點，再根據各式史籍與資料，提供一個具批判性又簡明扼要的回答。

這樣一個雙方各執一詞的主題上，爭論的核心往往繫於各方所使用的文獻資料。中國的文獻、達蘭薩拉流亡政府的文獻，皆非完全可靠，因為它們明顯不中立。同樣的情形，也適用於支持中國或圖伯特的組織。然而我們還是必須使用、比較這些材料，並以客觀中立的消息來源、田野調查所搜集的證據，以及在圖伯特的親身經驗等等加以補充。本書的作者們，都是研究此區的專家，他們常常到圖伯特境內旅行，對於當地的真實情況有具體的認識。

本書的法文版正在印刷的時候，《西藏百題問答》的第二版在二〇〇一年出版了，這一次沒有作者的署名，前言也付之闕如，然而紙質卻比較精良，還採用高品質的彩色照片作插圖。而這本新手冊，不再像前一版那樣分為九章了，而是分為五個部分，分別稱之為「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族改革與民族區域自治」、「經濟發展、人民生計與環境保護」、「人口、健康、文化、教育與旅遊業」，以及「中央政府對達賴喇嘛的政策」。

第二版的語氣與說法大致上與第一版相同，但中國對圖伯特的主權主張在第二版裏說得更加清楚，就像它在第一部分的標題所顯示的。第二版也更加強調經濟，這是中國在一九八九年至二〇〇一年之間有顯著成長的部門；它也強調環境保護這一個影

響全世界的重要的領域，何況中國的環境政策，正受到許多國際性組織的密切關注。然而二〇〇一年的版本裏，一字未提的是一九八九年版本裏所謂的「騷亂」事件，也就是發生在一九八七年與一九八八年那兩年間，博巴在西藏自治區數次上街和平抗議中國占領的示威事件。

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後到今天，中國已經經歷了大幅的變化，然而它對圖伯特的「前朝政權」以及達賴喇嘛，在立場上、在使用的語言上，幾乎沒有任何改變，數十年如一日。這一點在一九八九年與二〇〇一年的《西藏百題問答》裏特別明顯，也可以從二〇〇六年正式上任，以強硬立場著稱的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慶黎接受德國雜誌的訪談裏看出³，做為中國官方喉舌的英文《中國日報》於二〇〇七年五月十八日刊出的文章，更足以為憑證。然而縱使中國當局一直不斷地想要詆毀達賴喇嘛的名譽與行動、削弱他的影響力，博巴還是極度地支持他擁護他。

每一年，許許多多博巴在沒有合法旅行文件的情況下，在明知前途無比艱難危險的情況下，奮不顧身，非法穿越邊界，偷渡到尼泊爾。其中有一些人是由父母送他們到境外去，好接受博伊教育的孩子；另外的一些人則可以稱作朝聖者，為了見達賴喇嘛一面而長途跋涉，顛躓於高山險途之上。二〇〇六年九月，中尼邊境的囊帕拉隘口，十七歲的尼姑格桑南措被中國邊防軍警開槍射殺，此事引起世界媒體之譁然。此次開槍事件，由許多國際登山客親眼目擊，他們拍攝了照片、影像，上傳到網路上流傳。這是唯一有確鑿紀錄的案子，許多難民作出的證言裏顯示這樣的

3 張慶黎，「達賴『欺騙了自己的祖國』」，德國《明鏡週刊》採訪，2006年8月16日，原文請見 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spiegel/0,1518,431922,00.html (2007年3月26日瀏覽)。

事件並非絕無僅有。當然，這並不一定代表博巴想要回到一九五〇年以前的生活，絕大多數人都同意，圖伯特必須現代化。中國的確給圖伯特帶來物質上的進步，然而博巴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風生水起，成為世界各國競逐的目標，吸引全世界的投資者與企業家前來，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權情況並沒有任何改善，有多份報告可資證明。二〇〇六年，為了獲取更大的經濟利益，中國當局甚至打算進一步開放圖伯特，讓觀光客不用申請特別許可證即可前來旅遊（這個計畫還未實現），然而另一方面，中國還是對媒體與網路進行完全的控制。最明顯的例證，可以從北京—格爾木—拉薩鐵路（譯：中國稱為「青藏鐵路」）的落成典禮上看出來，這個典禮的種種影像與文字資料只能由中國當局提供，外媒記者只能在當局「邀請」之下觀禮，至於北京的哪一家外媒可得到中國當局的青睞，則由中國當局抽籤決定。未能中籤者，就無法得到前往拉薩的許可證，而企圖逕自前往的記者，不但遭到公安攔截，護照也被沒收。還有，中國依然繼續著昔時把記者列入黑名單的做法，例如法國《世界報》的退休記者尚克羅德·布赫爾（Jean-Claude Buhrer），就因為曾寫過關於圖伯特的報導，被列入黑名單、被禁止踏足中國。⁴

雖然最近幾年有數本關於現代圖伯特的新書出版⁵，但本書若能以英文出版，並含括最新、最即時的資訊，應該還是能夠

4 圖伯特全球新聞網，二〇〇六年八月八日，記者無疆界組織報告：〈離京奧還有兩年，中國當局已開始對媒體嚴加限制〉（World Tibet Network News (WTN), Chinese go further, faster and higher with media crackdowns two years before Beijing Olympics (Reporter Without Borders, August 8, 2006).）。

5 約翰·鮑爾斯，《歷史做為宣傳工具：圖伯特流亡人士對壘中華人民共和國》（Powers, John. 2004. *History as Propaganda: Tibetan Exiles versu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xford. ）。約翰·悉斯，《二十一世紀的圖伯特與中國》（Heath, John. 2005. *Tibet and Chin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沙伯力與金德芳編輯，《當代圖伯特：爭議地區的政治、發展與社會》（Sautman, Barry, and June Teufel Dreyer eds. 2006. *Contemporary Tibet: Politics, Development and Society in a Disputed Region*. Armonk, N.Y. ）。◦

幫助讀者對中博情勢形成自己的看法、作出自己的獨立判斷。當然，在西藏自治區與甘肅、雲南、青海和四川等地的藏族自治區，在每天都有新消息、新發展的情況下，將我們原來的法文書以英文加以更新，確實是一種挑戰。另外，本書的每一部分，的確都可以獨立發展成一本專書，然而，我們的目標卻樸素單純。我們想把各種具體的資訊，以清楚、直接的形式寫下來，希望非專業的讀者都能夠一目瞭然，再搭配公元七世紀以來的圖伯特與中國歷史之年表、解釋名詞、參考書目、兩張地圖等資料以為輔助參考。我們保留了一九八九年《西藏百題問答》英文版⁶中原有的題解形式，應該更能讓這本書成為實用的參考書。

二〇〇八年對中共政權來說，將是非常重要的——全世界都會因為奧林匹克運動會而聚焦中國。成千上萬的遊客（不論是華人還是外國人）都將利用這個機會拜訪中國，肯定也會前往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各個不同的藏族自治區旅遊。我們解讀《西藏百題問答》的目的之一，就是恢復圖伯特地名以及人名的原來形式，希望藉此恢復那些地方、那些人物原來的文化身分。中國將博蓋的地名人名一律採用漢語拼音音譯，造成這些名字的發音都被漢化，掩蓋了原本圖伯特詞彙的意義。這些專有名詞被漢化的結果，不只否認了圖伯特曾經確實存在於一塊固定的土地上、在歷史上為一個政治實體的事實，也否認了博巴迥異於中國人的民族身分。如此一來，在漢化的拼音之中，我們往往很難，假如不是完全不可能，偵察辨識出各種名字的原初圖伯特起源。例如，我們要如何辨認出“Rabchen Hutuktu”（熱振呼圖克圖）就是攝政熱振仁波切（Reting Rinpoche，音 Rwa sgrenɡ）（第10題）？或者大名鼎鼎的哲蚌寺（Drepung，音 Bras spungs），在《西藏百題問答》的英文版中被拼

6 如果沒有特別註明，引文都來自於一九八九年的英文版。

成“Zhaibung”(第55題)或“Daipung”(第71題);拉薩的夾波日(Cagpori)則被寫成“Yaowangshan”(藥王山)(第74題)⁷?除了將圖伯特地名漢化之外,中國當局有時候甚至炮製出全新的中文名字來取代固有的地名,這種現象在中國移民多的圖伯特地區特別明顯⁸。尤有甚者,圖伯特地名,居然可以被跟圖伯特完全無關的外國神話取代。於是乎,在一個決定中國境內哪一個地方最接近西方心目中的「香格里拉」的比賽裏(「香格里拉」之名源於詹姆士·希爾頓一九三三年出版的暢銷小說,《失去的地平線》一書中虛構的藍月谷中的寺院名稱,這本書在一九三七年由法蘭克·卡普拉拍成同名的電影),經過一場「科學」辯論後,結塘縣(rGyal thang,而非結塘寺)於二〇〇一年雀屏中選。從今以後,「香格里拉」就正式取代原來的圖伯特名字結塘了。

這本書的目的,不是爲了提供圖伯特情勢一種非黑即白的對比,過往與當代的歷史遠遠更錯綜複雜。縱使我們確實捍衛博巴的權利,我們並不是達賴喇嘛與流亡政府的應聲蟲,更不是專門挑剔中國、與中國政策作對的批評者。這本書還去掉了常常環繞圖伯特議題的強烈主觀立場與譴責詰難。

我們的目標,乃是爲讀者提供必要的資訊,以對圖伯特與中國的關係達成一種平衡的看法,並且在此過程之中,爲保護圖伯特的文明克盡一份力量。

7 二〇〇一年版的《西藏百題問答》在這方面稍有改善,例如使用“Sherpas”(夏爾巴),而不再使用一九八九年的版本中所稱的“Xiaerbas.”。

8 安娜·莎耶「真實之國與神聖之國:圖伯特地名的反思」,收錄於卡爾梅·桑丹與菲力普·沙岡編《世界屋脊的居民:亞歷山大·麥克當諾紀念文集》(Chayet, Anne. 1997. “Pays réel et pays sacré, réflexions sur les toponymes tibétains.” In *Les habitants du toit du monde: Études recueillies en hommage à Alexander W. Macdonald*, ed. Samten Karmy and Philippe Sagant, 35-51. Nanterre.)。